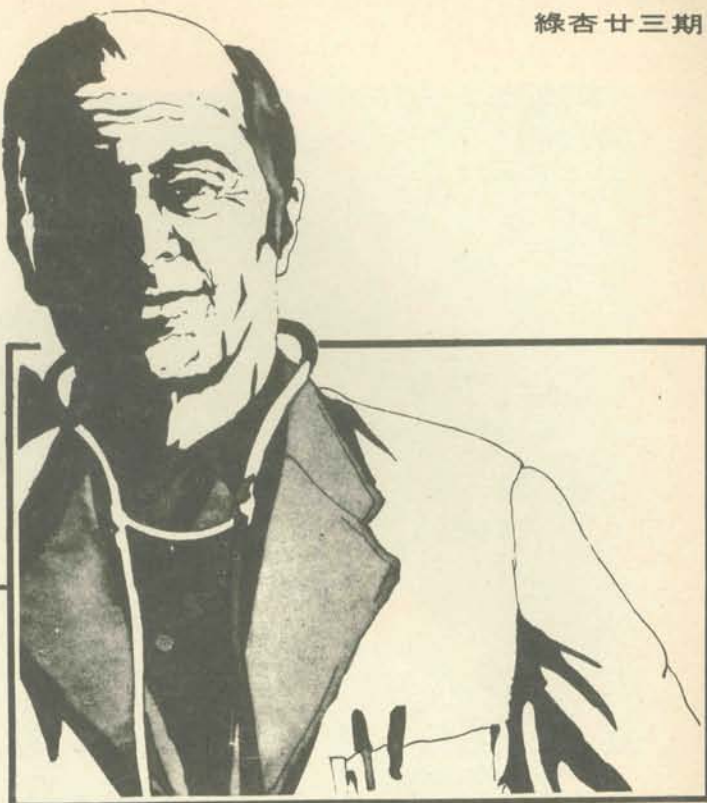


# 當代 大建築師 與 小醫生



## 醫科第二屆 黃勝雄

談到當代大建築師康路易(Louis I. Kahn)，我想對北醫好學勤讀的同學一定不會陌生的。他自一九〇五年移民美國居住於費城，畢業於賓州大學藝術學院建築系。他的偉大作品散佈於世界各個角落，在Bengalish、Baltimore、New Haven，在加州的Salk Institution，在New Hampshire的圖書館，在德州的博物館，在印度的Abmedabad等等，都留下了他偉大的創作。

我不是學建築的，我也不準備談他如何利用地形、空間、材料加以完型派(Gestalism)的發揮。我想談的是一件軼事，尤其聽到他由紐約回費城準備上第二天的課(以七十三的高齡，他還任教於賓大)之晚上突然逝世於地下火車站的事情時，使我不禁想起三年前的往事。那是他正準備到印度去的時候，他患了一點小毛病——Direct Inguinal Hernia，而住進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

Hospital，大概是我的Boss Attending名氣不小使他不自己去自己設計的賓大醫院吧！

那時我還在一般外科當住院醫師第一年。當我為他解釋開刀的情形、預期的效果和住院的時日，以便要他簽手術許可書(Operation Consent)時，他突然對我這個東方人發生興趣而和我談了很多。第二天是開刀的日子，這種小手術以往都是Resident做而Attending Doctor Supervise。尤其在大學教學醫院的set up，這是R<sub>1</sub>的Case。我們有兩位R<sub>1</sub>在一個Group，這位仁兄想既然病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Attending自然會Excuse而自己開刀以免萬一。但是，當我們在開始scrub的時候，我這位Attending(是clinical professor)問我「你昨天怎麼跟他說的？」我答「就向他解釋一番，並請他sign consent而已」。Attending說「我昨晚來看他，他說let that young

oriental fellow try my operation。He seems knowing what to do。」就此，我的Attending讓我從頭到尾做了一次Macvey's Hernia Repairment。我確是受寵若驚，也因此勤於Postoperative care，這期間也增加了我和Mr. Kahn的友誼，他並介紹我中國也有位頂頂大名的建築師貝聿銘先生，他在費城也蓋了幾座有名的建築。

七日拆線、出院，Mr. Kahn和我的Attending皆大歡喜，我收到了一份禮物和一句永難忘懷的話“You did a wonderful job!”

大師去了！我的心靈緬懷著他那寬大的雅量，甚以自身作教材的胸襟。使我不得不寫段披露在綠杏，讓大家知道，這就是美國何以醫學進步神速的因緣吧！

黃勝雄 1974年5月  
費城 Jefferson Medical School  
Dept. of Neurosurgery